

开播三日破亿 《奇迹》创「奇迹」 微叙事走到台前 短剧首登央视



“奇迹”一词常与宏大叙事和非凡成就相连,而首部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短剧《奇迹》,却将镜头从恢宏史诗转向了平凡个体的微光。这部以深圳45年发展为背景的作品,不仅以“开播三日即破亿”的播放量创下亮眼纪录,更以其“微叙事”的创作实践,体现当下主旋律创作主动求变的自觉。

“天下事”讲成“身边事”

微叙事并非简单的“小故事”,而是一种与宏大叙事互相映照的叙事方式:它通过个体生活与情感,折射并诠释宏大的时代主题。在短内容时代,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模式正日益成为主流。《奇迹》正体现了这种“体量趋微、视角向微”的转向。

形式上,《奇迹》采用篇章结构,以15个主题故事、24集、每集15分钟的短小篇幅,勾勒深圳从小渔村到国际都市的变迁。演员阵容方面,《奇迹》集结了胡歌、宋佳、雷佳音、闫妮、张颂文、白宇、陈晓、童瑶等30多位知名演员。题材上,作品涵盖了深交所开市、国贸大厦建设、创业追梦、生态环保、智慧城市、深港融合、惠农援藏、文化出海等宏大命题。

剧集并未采用全景式的历史概括,而是将时代浪潮拆解、融进一个个微故事中,让聚光灯始终对准充满质感的个体经验。于是,观众看到的不是编年史,而是一个个生命在时代浪潮中的鲜活形态:退休京剧演员化身“跑楼阿姨”的二次奋斗、援藏干部险途上的执着与幽默……这些故事无一例外,都将宏大的命题转换为时代中个体具体而微的抉择、情感与温度。

“微结构”完成“深叙事”

微叙事之所以能走到台前并大放异彩,关键在于与当下时代诉求的深度契合。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,微叙事的轻体量精准契合了碎片化的收看场景,有效降低了观看门槛。

需要明确的是,微叙事的“微”,在于视角和切口,而非创作的深度。《奇迹》虽以“短剧思维”创作,却严格遵循经典戏剧的“起承转合”结构,每集约15分钟的体量,形成完整的叙事单元,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人物、展开矛盾并完成情感闭环,保持了高度凝练的特点。

这种紧凑的结构,非但没有削弱故事的感染力,

反而为深刻描摹人性提供了聚焦的舞台。《红树流年》单元中,张颂文饰演的小职员陈鹏谦,作为开发商说客返乡,夹在公司任务、村民抵触与个人乡情之间。剧情深入他的内心战场:既理解发展的紧迫,又痛心于推土机对红树林的伤害;既肩负着项目压力,又无法割舍对生态净土的情感羁绊。

这种充满内在冲突的个体视角,呈现了一个在利益与道德间痛苦徘徊的真实的人。剧情尊重人性的复杂与“非英雄化”,使角色的犹豫、妥协与最终转变因真实而可信。陈鹏谦在协调会上遵从良知、选择保护红树林的刹那微光,因此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。当观众看到一个“具体的人”在时代中的闪光,情感联结便自然发生。

“大手笔”雕琢“小故事”

《奇迹》在制作上汇聚了堪称短剧“顶配”的资源,致力于树立短剧制作的新标杆:为呈现《牛牛》单元的圣洁感,剧组远赴海拔4000多米高原实拍;《红树流年》结尾,航拍镜头下红树林与都市天际线的共生景象,以电影级视觉升华主题。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,更为每个平凡角色注入了灵魂。

据主创介绍,编剧团队从全球征集的千余个深圳故事中筛选,舍弃了更适合长篇的素材,专注寻找契合短剧内核的叙事。团队深入老旧社区倾听老一辈的渔村记忆,也走进科技园区与年轻创业者对话。

正是这种对创作规律的尊重,使剧中人物彻底褪去了主角光环。剧本阶段,许多故事经历了“往更平凡里去”的转向:《红树流年》的叙事主线从讲述环保局官员转化为从一对普通父女切入;《开市》从聚焦深交所筹备组组长转向讲述三个年轻发小;《牛牛》甚至发展出独特的“耗牛”视角……

通过个体选择的瞬间、刹那的悲欢、具体的困境与突围,微叙事让宏大主题不再是抽象概念,而成为可感可知的生活本身。观众在为角色命运揪心、为其选择动容的同时,也完成了对故事内核的认同。这种创作理念,恰如该剧编剧梁振华所言:“丰功伟绩是奇迹,人间烟火也是奇迹。”《奇迹》的微叙事实践,最终揭示出深圳45年的发展“奇迹”,正是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共同书写的。

来源:北京日报

电视剧《轻年》的播放引发讨论

最近,电视剧《轻年》正在热播,这部聚焦中年男性生存状态的剧集,凭借真实的困境描摹、治愈的情感内核与独特的叙事风格,成功引发广泛讨论。

剧集开篇便以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面抓住观众视线:霍建华饰演的海外上市公司副总马丁,在人生巅峰之际突患脑瘤,得知生命进入倒计时后,竟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荒诞又心酸的“葬礼彩排”。他冷静地躺在定制棺材中,听完自己的“悼词”,手机一响便秒坐起身切换精英模式安排工作,挂完电话又淡定躺回棺木。这场面精准戳中了无数被工作绑架的打工人的痛点。这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开场,既展现了角色直面死亡的勇气,也暗喻了当代人的无奈,一经播出便引发全网共鸣,相关话题迅速登顶热搜。

《轻年》本质上是一部关于“失去”与“重拾”的故事,将镜头对准四位深陷生活漩涡的中年男性。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胡同,马丁(原名马卫国)与王春生、李连宝、童秋曾是亲密无间的“豹房胡同四兄弟”,却因一场斗殴悲剧,导致命运轨迹彻底改写。王春生入狱两年,李连宝错失保送北航的机会,马丁被退学后远赴海外改名换姓,童秋被记大过,曾经的

兄弟情谊就此分崩离析。

如今重逢,四人早已被中年压力牢牢裹挟:田雨饰演的王春生身为烤鸭店老板,为叛逆儿子的高考与教育问题焦头烂额,儿子一心想做美妆博主,完全不按常理出牌;乔振宇饰演的李连宝作为互联网高管,在裁员潮中艰难求生,还深陷家庭纠纷的泥潭;刘端端饰演的童秋是普通上班族,被父母催生、夫妻冷淡与职场骚扰的多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;而马丁则背负着患绝症的恐惧与对过往的愧疚,试图在生命尽头解开宿怨。这样的人物设定,精准捕捉了当代中年人的集体困境——工作的重压、家庭的责任、人际关系的疏离、身份认同的焦虑,每一个痛点都让观众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剧集最打动人心的,是其传递的独特“轻”哲学。这里的“轻”,并非年龄的减轻,而是卸下不属于自己的沉重包袱后,轻装上阵的通透状态。马丁那句“我以为成功是站在很高的地方,现在才知道,成功是当你离开时,有人会真心为你难过”,道出了如今忙忙碌碌的社会中,人们对情感联结的深切渴望。

在叙事上,《轻年》反其道而行之,以“慢叙事”勾勒出浓郁的生活质感。北京胡同的烟火

气、兄弟间的斗嘴日常、家庭琐事的细节刻画,都让观众体验充满治愈感。剧集不回避职场危机、亲子矛盾、婚姻困境等现实问题,也并没有刻意渲染焦虑,而是用温暖的基调传递向上力量,通过四兄弟的相互支撑,诠释了“人生下半场,最珍贵的不是拥有什么,而是与谁同行”的真谛。

不过,这部剧在触动观众的同时,也有观众表示:马丁动辄豪掷2000万元送兄弟别墅、年付50万元工资的“霸总操作”,与普通打工人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;几位主角虽有烦恼,却能安居北京胡同的生活状态,也与部分观众的生存压力存在差距……尽管这些设定,让剧集显得“不接地气”,但不可否认的是,剧中对中年困境的核心描摹、对情感联结的珍视以及“轻装上阵”的生活态度,依然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内心需求。

《轻年》以轻喜剧外壳包裹一枚略显沉重的议题,告诉观众那些无法变现的友情、看似无用的梦想、面对虚无仍认真生活的勇气……这些“不划算”的东西,恰恰是治愈当代人焦虑的良方。这部剧不仅让观众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更给予了卸下包袱、轻装上阵的勇气。

来源:新民晚报